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信笔扬尘

小说世情

## 南溟茫茫

## 乡村夜雨读从文

李利忠

雨声传来的时候，我正打开手头的这本《沈从文晚年口述》。秋夜里的雨点打在瓦上，那么密集的、错落有致的无数雨点，敲打着清脆的瓦片，又成群地从瓦上滚落，再优秀的钢琴家也敲不出那么细致的音乐，多好的琵琶手也拉不了那么多的琴音。在乡村的寂寞雨夜，读这样一本平淡如水的书，我以为合适的。

一些年前，曾读到聂华苓女士的《怀念梁实秋先生》一文，其中有一个细节，说的是1980年她回大陆，在宴会上见到沈从文：“我发现沈先生很少吃菜。他说平时只吃面条，吃很多糖。我问：‘为什么吃那么多糖呢？对您身体不好呀！’沈先生笑眯眼地说：‘因为以前我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，没有成，从此我就爱吃糖。’”受过一个糖坊的姑娘，就养成爱吃糖的习惯，而且由此这个饱经沧桑的老头儿晚年笑眯眼地亲口说出来，真是妩媚极了。

《沈从文晚年口述》作为沈先生晚年几次谈话的整理汇编，谈到文学的地方并不多，他说：“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的思想比较落后，也许是严重落后吧！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就离开了写作，又不能做空头作家呀！因为没有生活，思想又比较保守，一下子适应不来，就转到了历史博物馆工作。”这话说得谦抑，可也还听得出其中的倔强。他在我人格中的影响是悠长的，有时候几乎忘记了，然而在某些转折的地方，他的形象便又鲜明地出现在我眼前。一个流浪汉，一个普通的士兵，凭着一份信念，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立足于一个残酷的环境，居然成功了；一个文质彬彬的作家，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，在冷酷的年代，由文字转向研究，居然也成功了。

这本书还附有一张CD，是当时说话的录音。我尤为喜欢的有两篇：一篇是与金介甫的对话，说到许多陈年旧事，有史料意义；一篇是在火车上与王亚蓉的对话，回忆起下放干校的那些日子。他说到下放的时候，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，“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。”不过他心里头总是有他安好的地方：“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鸡，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，那个大牛、小牛都庄严极了，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，是花牛，美极了，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。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，抬砖头拣树叶。”这让我回想到

起前几年读过的《从文家书》中的优美篇章：少了年轻时自我与自然在互相映照中发现的欢喜，多了晚境中彼此的静默安慰。

这样一个人放弃了写作，去做文物研究，有让人觉得惋惜的地方，可又觉得这是他给自己安排的最好的选择。他是一个艺术家，能创造、理解、欣赏美。如果不能再以创造美为自己的职业，那就退后一步，找一个卑微的位置，让自己能悄悄地理解美、欣赏美，并在整理与研究工作中保持自己的感受力与思想力。他对人工美的欣赏是从对自然美的欣赏中生发出来的，趣味偏向于他心目中希腊小庙那样“精致、结实、匀称”的类型，并且由于其中所蕴藏的“人性”，更带有一种欢悦与骄傲。

在这样静谧的乡村秋夜，一阵风又一阵雨，雨点就一遍又一遍地扫过屋顶上的瓦片，有时重，有时轻，有时急，有时缓。没有风的时候，那雨声便单纯极了，一颗一颗地在屋瓦上滚动着，让我油然想起沈先生曾经说过：“‘时间’这个东西十分古怪，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。”“我……不相信命运，不承认目前形势，却尊敬时间。我不大对生活中的得失关心，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。”真是好眼力，更是好定力。这些在屋瓦上滚动的深夜的雨点，苦口婆心，一遍又一遍告知我人间除了尘土，还有另一种来源于天籁的纯净音乐。我的目光漫过手中展开的书页，恍惚中但觉人生一切复杂的情节，都在这单纯声响中归于宁静，剩下的只有涟漪中的敲打与弥漫。



雀跃 汤青 摄

人间小景

## 故乡的井

吕传彬

老家后院有一口井，父亲至今仍保有农家传统，初一、十五会至井边烧香拜神。

年少时一个春日，父亲从田沟中抓了一条七星鲢。乡人把这种鱼叫作“羊公仔”，它的尾鳍基部有一个圆斑。依照父亲的说法，当年土地公迷路了，是羊公仔带它回家的，土地公为了酬谢羊公仔，在它的尾鳍，盖了这个圆斑如瓦当的印记，此后代代相传。这条七星鲢在父亲的手中左弯腰、右弯腰，急切地渴望回到水里，父亲顺势就将它扔进了井中。“扑通”一声，我哗然，往井中一看，涟漪渐小、渐无。羊公仔被禁锢在窄窄的井中，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。我屡屡悄悄地掀开水泥制的井盖。探头，轻声呼唤，羊公仔，你在哪里？向来，我只听到自己的回音。

乡里人相信，羊公仔会吃落水的昆虫以保护水质。它会挖洞，让泉水四时不绝。但羊公

仔独自窝在井中小小的天地，必定孤单，如同辞海中冷门的词汇，被遗忘在某个页张的暗角。我曾经梦见了它，生了很多的小鲢子。高三那年，村庄遭逢百年第一旱，井水下探，父亲乘时清理。抽水机辘轳转动着，父亲缘绳而下，我在井边依其指令，化整为零将碎石以桶拉上来。父亲遍寻不着羊公仔，也没有小鲢子的消息。

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井底左右，各有幽幽一穴，拳头般粗，泉水偶冒气泡，像众鱼咬噬。他向上看了右穴，又向下看了左穴，囿于眼力所及，父亲停了下来。静听，仿若从暗中传来众鱼弯腰打水，啪啪啪微弱微弱的声音。父亲斩钉截铁地说，当年的羊公仔，就在地底下的某一个段落。速速嘱我去后院的堆肥中挖了蚯蚓数条，父亲将其置之穴。嘴中念念有词，右手的手要给大羊公仔吃，左手的手要给小羊公仔吃。

草木春秋

## 占尽秋风木芙蓉

王学胜

虽然生在大别山区，除山中野花外，小时候能欣赏到的家养花卉并不多，大人为填饱肚皮发愁，将有限的土地都用来种水稻与杂粮了。村子里奶奶奶家门前水塘边的木芙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那是一丛硕大的木芙蓉，从基部萌发的主干有数十株之多，村民称之为芙蓉花。

每到八月初，芙蓉花蕾形成于枝条顶端，像一个个挂在树上的小笼包。我们盼望它早日开放，花却不紧不慢，先是一两朵，再是四五朵，最后是一大片，前面的谢了，后面的接着开。从八月到十月，这株美丽的芙蓉花无声点缀着山村的秋色，更是小伙伴们关注的焦点。花初开时白色或淡红色，后变深红色。果子扁球形，瓣开，裂成五瓣，每瓣有种子七八粒。芙蓉妈妈确实用心，肾形种子用长柔毛制成的被子包裹着。

长大了，到外地读书，一次放假回村，发现木芙蓉没了，心中有无尽的失落。

木芙蓉是锦葵科木槿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，

与木槿亲缘关系比较近。在中国，水中之莲称芙蓉。木芙蓉其花或白或粉或赤，皎若芙蓉出水，艳似茜萼展瓣，故有芙蓉花之称，又因其生于陆地，为木本植物，故又名木芙蓉。木芙蓉开的花一日三变，故又名三变花，其花晚秋始开，霜侵露凌却丰姿艳丽，占尽深秋风情，因而又名拒霜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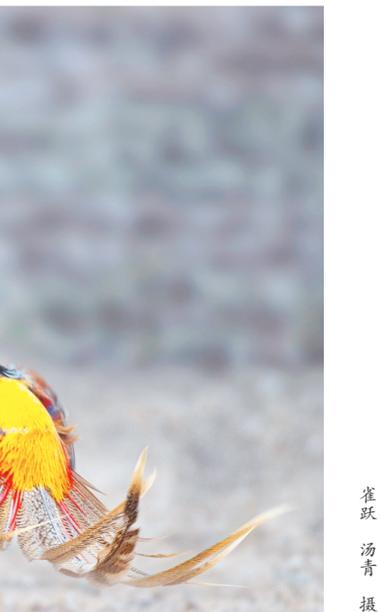
木芙蓉亦可烧汤食，软滑爽口，花瓣与鸡肉一道可制成芙蓉鸡片。与竹笋同煮可制成雪霞羹，与粳米一道可煮芙蓉花粥，还可与面粉调合，放入油锅中炸，炸后与软骨煨汤。

史料记载，自唐代始湖南湘江一带便广种木芙蓉。唐末诗人谭用之赋诗曰：“秋风万里芙蓉

起前几年读过的《从文家书》中的优美篇章：少了年轻时自我与自然在互相映照中发现的欢喜，多了晚境中彼此的静默安慰。

这样一个人放弃了写作，去做文物研究，有让人觉得惋惜的地方，可又觉得这是他给自己安排的最好的选择。他是一个艺术家，能创造、理解、欣赏美。如果不能再以创造美为自己的职业，那就退后一步，找一个卑微的位置，让自己能悄悄地理解美、欣赏美，并在整理与研究工作中保持自己的感受力与思想力。他对人工美的欣赏是从对自然美的欣赏中生发出来的，趣味偏向于他心目中希腊小庙那样“精致、结实、匀称”的类型，并且由于其中所蕴藏的“人性”，更带有一种欢悦与骄傲。

在这样静谧的乡村秋夜，一阵风又一阵雨，雨点就一遍又一遍地扫过屋顶上的瓦片，有时重，有时轻，有时急，有时缓。没有风的时候，那雨声便单纯极了，一颗一颗地在屋瓦上滚动着，让我油然想起沈先生曾经说过：“‘时间’这个东西十分古怪，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。”“我……不相信命运，不承认目前形势，却尊敬时间。我不大对生活中的得失关心，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。”真是好眼力，更是好定力。这些在屋瓦上滚动的深夜的雨点，苦口婆心，一遍又一遍告知我人间除了尘土，还有另一种来源于天籁的纯净音乐。我的目光漫过手中展开的书页，恍惚中但觉人生一切复杂的情节，都在这单纯声响中归于宁静，剩下的只有涟漪中的敲打与弥漫。



雀跃 汤青 摄

自此，我确信那一口井下，有一条幽幽远远的江，是看不见的江。那井小得仅能容父亲一个人旋身，也只有在那个位子的人，才能领略江长江远。我想一窥究竟，却为父亲拒绝。我一直盼望会有这么一天，等我长大了，大旱，井枯，也轮到我去清理，去探幽幽之江，去访羊公仔。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，自来水普及，后院的井水很少取用，长年处于丰水期，我与羊公仔似乎渐行渐远。

工作后定居城市，每逢假日回乡，一双儿女总是好兴奋，他们蜗居城市的鸟笼，日日向往宽阔之地。儿女上大学后，功课多了，朋友多了，与我回老家的次数渐少，父母亲似乎在欢喜中带些失落。上星期，母亲知道我要独自回家，一大早就去田里摘菜，和父亲坐在井边挑拣着。我回家时，带了父母爱吃的东西，母亲笑着说：“大家爱江上，独你尊江上。”我一时半会不明白母亲的意思，想了老半天，才悟出江下是指子女，江上则是指父母。

父亲就静静地坐在井边，我想起井底下那条看不见的江。在具象之外，人世间也有一条抽象的遥遥之江呀！三十多年后，我感觉自己代替了父亲在井中那个位置。眼力有限，人生有限，而历史的长河幽幽无涯，就我们所能看到的，向上向下都要照拂。爱父母，要和爱子女一样多。

国。”从此，湖湘大地便享有了芙蓉国之雅称。

木芙蓉还是成都市市花。五代后蜀皇帝孟昶有妃子名花蕊夫人，生得妩媚娇俏，有一年她去逛花市，在百花中看到一丛一树树的美蓉花如天上彩云滚滚而来，尤其喜欢。孟昶为讨爱妃欢心，特颁发诏令在成都城区尽种芙蓉。广政十二年十月，孟昶携花蕊夫人一同登上城楼，相依相偎观赏红艳数十里，如朝霞的木芙蓉花海，成都自此也就有了芙蓉城的美称。后蜀灭亡时，花蕊夫人被宋朝皇帝赵匡胤掳入后官。花蕊夫人常常思念孟昶，偷偷珍藏他的画像，以表思念之情。赵匡胤知道后，逼迫她交出画像，但花蕊夫人坚决不从，赵匡胤一怒之下用一束红绫了结了她的性命。成都后人敬仰花蕊夫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，尊她为芙蓉花神，所以芙蓉花又被称为爱情花。

木芙蓉在中国民间历来受人喜爱，文人墨客对它亦多有赞美。唐代陆龟蒙有诗咏曰：“闲吟鲍照赋，更起屈平愁。莫引西风动，红衣不耐秋。”宋代苏轼赞曰：“清颯已拂林，积水渐收潦。溪边野芙蓉，花水相媚好。”姚勉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水芙蓉与陆地芙蓉次第开放、相映成趣的秋日美景图：“水芙蓉了木芙蓉，湖上花无一日宽。卷却水天云锦段，又开步障夹堤红。”木芙蓉在历代诗词的映衬下，愈发有了不一样的韵味。

## 喜鹊窝

刘平

早饭后闲暇时光，喜娘的目光本来是停留在不远处那条大路上的，大路上有行人，还有汽车，喜娘在瞅那些行人和汽车。突然一阵喜鹊的叫声吸引了喜娘的注意力，那声音是稚喜鹊发出的，很嫩。喜娘的目光风一样划过来，停在院坝东边那棵苦楝树上的喜鹊窝里。

喜鹊窝不高，在苦楝树的第二个分叉上。一只大喜鹊衔来吃食，四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兴奋地探出来，嘴大张着，发出“呀呀”的声音。喂了其中一只，大喜鹊飞走了，一会儿，另一只大喜鹊又衔来吃食，喂了另外一只。

去年三只，今年比去年多一只。喜娘记得很清楚。

喜娘已记不清那棵苦楝树上是哪年开始有喜鹊窝的，只记得老头子还在的时候就有。老头子已走八年了。在喜娘的记忆里，喜鹊年年都来生儿育女，先是衔来一些草叶草棍把旧窝“装修”一下，然后就开始生儿育女的苦旅。

老头子在世时把烟锅在椅子腿上磕得“啪啪”响，说：“老婆子您信不？以后我们家喜事不断。”喜娘说：“我信。”老头子笑了说：“您咋信？”喜娘也笑了说：“喜鹊年年守在院子里，能没喜事？”

民间有一种说法：“喜鹊叫，好事到。”喜娘深信不疑。

喜娘和老头子养育了三个儿女，两个儿子，最小的是女儿。也真是巧了，三个孩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“喜”字：喜林、喜阳、喜春。喜鹊来苦楝树上安家是很多年以后的事，喜娘觉得这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。

喜娘和老头子的全部希望，都在三个孩子身上。

也真应了老头子当年那句话，也应了民间那句“喜鹊叫，好事到”的说法，后来家里真是喜事不断。喜林、喜阳、喜春都先后考上了大学，几年后在城里安家立业。三年前，大孙子也考上了大学，去年，大孙女又考上了大学。小孙子读高二，成绩很好，看来考大学没啥问题。

喜娘认为，这些都跟喜鹊窝有关。

在村里，数喜娘家的牌子最多：文明之家、书香之家、和睦之家……门楣上挂着、门框边的墙上钉着，有七八个。开始，喜娘心里感到挺光荣的，人活脸树活皮，那些牌子就是喜娘的脸。可后来那些牌子就莫名其妙成了喜娘心里的负担，让她感到一种隐隐的沉重。今年春天，村里干部又来喜娘家钉牌子，喜娘一看，是“幸福之家”。喜娘看一眼墙上说：“这么多牌子了，别钉了。”

村干部也看一眼墙上，说：“再多也要钉。”喜娘说：“这牌子我家不符合。”

村干部说：“喜娘！您老人家就别谦虚啦。”又说：“您家不符合哪家符合？”

“幸福之家”的牌子又钉在门框边的墙上了。

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，喜娘不小心突然摔了一跤，伤了左臂，住进了医院。她没给儿女们打电话，他们都忙。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喜娘心里老想苦楝树上的那个喜鹊窝。“不晓得喜鹊来没有？该来了。”喜娘想。

往年，每到春天，喜娘都要掐着日子盼喜鹊来。她生怕某一年喜鹊去了别的地方，不来了。令喜娘感到高兴的是，喜鹊每年都来，时间误差不过半个月。

伤好出院后，喜娘回到家里，发现真的来了两只喜鹊。那是去年孵化的小喜鹊中的两只，现在长大了。喜娘没发现喜鹊往窝里衔草叶草根，看来喜鹊窝早已“装修”好了。一只喜鹊趴在窝里，另一只一次次往窝里衔吃食。

喜娘知道，喜鹊已经开始了生儿育女的苦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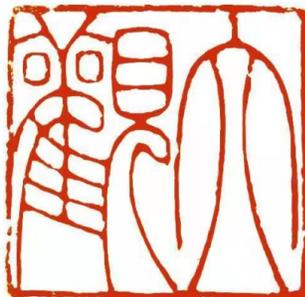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段时间，稚喜鹊就孵化出来了。喜娘数了好几次，五只。喜娘记得，这是最多的一窝。喜娘每天看两只大喜鹊来来回回衔吃食喂养稚喜鹊，也看着五只毛茸茸的稚喜鹊一天天长大。后来，稚喜鹊变成了小喜鹊，会飞了。

喜鹊窝又空了。

秋天的时候，喜娘突然有些讨厌起了苦楝树上那个喜鹊窝，想拿竹竿把它戳下来。因为她从别处听来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喜鹊守门楣，儿孙远走不思回。”开始她不相信，说：“喜鹊叫，好事到”，人家说：“喜鹊叫是报喜，就一报。年年守在院子里，就过了。过则损，满则溢。”想想自己的情况，喜娘就信了。

然而，当喜娘拿着一根竹竿要戳喜鹊窝的时候又突然犹豫了：“戳了喜鹊窝，他们真就会多回来几次了吗？”

想着，喜娘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酸楚……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